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 发刊词》

文史知識

责任编辑：厚艳芬

尹 涛

宁映霞

版式设计：李树玲

封面设计：张薇薇

电脑制作：王 钢

2001 援

总第 〇 〇 〇 期

· 文史百题 ·

- 源夏春涛 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风习的嬗变
源赵慎修 漫谈太平天国的文学

· 诗文欣赏 ·

- 源过常宝 温情：作为生命的证明
——对《春江花月夜》的一次精神体验
源檀作文 繁花如梦缀浮生——读苏曼殊《本事诗》（其九）

· 文化史知识 ·

- 源赵伯陶 辛巳说蛇
源王彦坤 敬讳方法十八种
源温显贵 洗马·行马·但马
源朱启新 说文谈物 宸与屏风

· 民俗志 ·

- 源蕞 放 《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
源董晓萍 走近民俗学 源雪
年节产品之四：庙会
——岁时节日 源雪

· 人物春秋 ·

- 源苏双碧 倡导资本主义的农民起义者——洪仁玕
源贾熟村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 戏曲苑 ·

苑 袁小如 从《跳灵官》谈起

· 文学人物画廊 ·

苑 葛瑞芳 从“善梦之父”到“离魂之子”

· 学人与治学 ·

苑 郝毅生 高山仰止

苑 史式 罗尔纲先生未了的心愿

苑 李解民 罗尔纲和《水浒传》

苑 宁宗一 宏观与微观：合则兼美——
中国文学史教学杂感（之十）

· 札记· 随笔 ·

苑 黄季鸿 酒·法酒·内酒与孟浩然

苑 王玉鼎 从公元纪年速推天干地支的
一个方法

苑 王治理 古代文学中“乌”意象的一
杨光熙 柄一边

· 文史研究动态 ·

苑 秦涛 近二十年来太平天国史
研究述评

· 连载 ·

苑 李渊庭 梁漱溟谈孔孟（十一）
整理

· 补白 ·

苑 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

苑 《二十五史多媒体检索系统》

悦 刁 翟 云 耘

蕴 戴 五 四 岑 裁 如 云

粤 景 阅 刁 隙 裁 如 再

主 编：熊国祯

编 委：杨牧之

田居俭 白化文

李 侃 王邦维

陈平原 陈 来

张习孔 金开诚

岳庆平 胡友鸣

徐公持 龚书铎

黄 克 阎步克

葛兆光 董晓萍

臧 嵘 瞿林东

太平天国时期社会 风习的嬗变

□夏春涛

与以往单纯攻城略地、杀富济贫的旧式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改造社会的思想和政策。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并按照其理想中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使人们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决裂,太平天国曾经采用强硬手段,在民间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境内的社会风习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

中国民间盛行多神崇拜,内以佛教诸神最具影响。自从“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局面形成以后,佛教便成为民间神灵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寻常百姓对玄妙深奥的佛教哲学并不感兴趣,而是采用烧香拜佛、许愿还愿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从事自己的宗教实践,以实现祈福禳灾的现世目的。这便形成了民间以偶像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神灵信仰习俗。

上帝教是一神教,奉上帝为独一真神,排斥一切偶像崇拜。按照上帝教的说法,阎罗妖(指阎罗王)是魔鬼头子,而邪神偶像则是阎罗妖的妖徒鬼卒,因此,世人倘若跪拜此类“无名肿毒”便是惹鬼,将会被罚落十八层地狱受永苦。正是基于这种教义,太平天国贬斥一切神像为“死妖”,寺庙为“妖庙”,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摧毁偶像运动。

当时的神像有土、木、石、金(属)、纸等种类,其木制神像以檀香木居多,通常被太平军直接抛入水中或茅坑,或被劈成碎木充当

柴薪。太平军甚至毁铜佛、钟磬之类的金属物件改铸兵器，拆寺观庐舍改建衙署。在都城天京（今南京），就连男馆中被划为“牌尾”的耄耋之辈也被征派来从事拆庙工作。除庙宇外，大凡设有偶像的建筑也受到牵累。祖先木主、孔子木主均在被毁之列，各地的宗祠更是首当其冲。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尽管过于夸张，但并非纯属捏造。个别建筑仅仅因为名称特别才得以幸存，如苏州的“天后宫”和常州的“天王堂”。此外，太平天国还严禁民间沿袭与偶像崇拜相关的信仰习俗，诸如烧香拜佛，设斋建醮，祭拜祖先（包括清明节踏青扫墓），等等。

由于大举摧毁偶像，加上战争所造成的自然损坏，致使江南地区的名胜古迹严重毁损。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例，城南在繁盛时期共有 ~~源~~座寺庙，当时尚存数十处，以牛首、天阙为最绝，战后几乎无一幸存；南门外的报恩寺琉璃塔原名长干塔，天京事变期间被毁，时人遂有“一塔长干冠天下，可怜金碧总成尘”（伍承组《山中草》）之叹。又如，太平军 ~~元~~年占领句容后，将道教胜地茅山的数十处宫观或投诸一炬，或拆除其栋梁运到京城。

不过，洪秀全并不是无神论者，禁止偶像崇拜政策是由上帝教作为一神教的性质所决定的，原本并不具有反对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因此，随着信仰危机在后期日益蔓延，违禁现象在太平军内部也开始抬头。~~元~~年初，苏州胥门一带风传夜夜闹鬼，太平军为了禳灾，居然烧起了纸钱；在杭州，由于战局吃紧，一些将领的家眷又重修殿宇，争相烧香拜佛，祈求保全性命。民间的情形更是不容乐观，人们对此禁令极为反感，认为“神佛塑像，吴人敬奉如生，偶一触犯，即有疾病灾殃，应验不爽”（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这种心理很具有代表性。因此，无数的神像尽管被清除了，但太平天国所期待的“四民”“急崇真道”的局面却迟迟未能出现。

为了表示应天承运，太平天国重定正朔，颁行了天历。与清时宪书相比，天历不置闰，不计朔望，所以彼此的节令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太平天国大力推行天历，严禁民间按照“妖朝历”过节，并取缔了一些旧的岁时风俗，从而使民间的传统节日呈现出一幅奇特的画面。

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元旦，是民间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太平天国严禁人们按旧历过年，违者必究。咸丰四年（~~1854~~）甲寅元旦，天京城内女馆中的民女共贺新年，结果各自受到了杖责或枷锁的处罚。咸丰十二年（~~1862~~）壬戌元旦，浙江秀水县濮院镇一王姓棺材店老板因过年而被锁拿游街，鸣锣示众，并被迫自行喊话道：“有人过年者，与我一体戴械！”至于民间过年时的一些传统习俗，诸如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王升天，除夕拜神祭祖，以及画米囤、贴门神、写“福”字等，也都遭到查禁。在此背景下，民间过年时原有的喜庆娱乐色彩和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大为淡化。例如，旧历辛酉年（~~1851~~）元旦，苏州一带“不拜贺，不宴客，民间不换衣冠，不贴春联，无一新年景象”（~~蔣~~村遁客《虎窟纪略》）。

太平军按天历过年时则是另一番情形。以浙江平湖县壬戌新年为例，除夕前三天，各馆太平军开始屠宰牲畜，洒扫门庭，糊窗贴画。春联行楷不限，纸用红黄两色；头领的拜年帖则写“伊伊伊顿首拜贺新禧”。除夕之夜，士兵每人领一百文压岁钱，茶食不一。全馆吃团年饭，每桌八道菜，头领和管笔墨的书手均上座，金鼓喧天，通宵爆竹。大年初一，众人鸡鸣时分起身，盥洗后齐集天父堂，先敲三通锣鼓，点百子高升，然后齐诵赞美经。礼毕，下属向头领拜年，齐呼“老大人高升”，头领答以“大家高升”。新年共放假三天，除清晨举行拜上帝仪式外，众人均以打锣、赌博自娱，其与民俗同化的色彩已经十分浓厚。事实上，后期某些地方的太平军已经默许老百姓仍按旧历过年。

除颁行天历外，太平天国还以留发易服作为开创新朝的政治象征，谴责满清“削尔父母毛发，毁我往古冠裳”。太平军一律蓄发不剃（因长发飘逸而被俗称“长毛”），并在民间力倡恢复汉族衣冠，查禁满清服饰。

清朝以顶戴为朝冠，清廷侍卫和重臣的朝冠还向下垂拖一根孔雀翎羽，名曰“花翎”；朝服的主要特征为马蹄袖和露颈圆领。太平天国先后以风帽和角帽作为朝冠；朝服则沿用明代上衣连下裳的旧制，其特征是窄袖无领，腰不系带。他们斥满清衣冠为“妖

装”，凡穿戴或收藏者必予严惩；另将两广客家女子的习俗推广到民间，严禁女子穿裙、缠足，并严禁男子戴毡帽。在南京，太平军“初破城，即下教，女子去裙男去帽”（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后期在苏南，太平军依旧重申“凡道里间戴毡帽则除之，拖辫发者则割之，女子曳裙子则扯之”（沈梓《避寇日记》）。此外，太平天国还勒令和尚、道士还俗，不准穿袈裟戴黄冠，不许著羽士服；另重新设计了科考中榜的各级士子的袍帽款式。

对于太平天国的留发易服政策，民间反应不一。城市是太平天国的统治中心，所以基本上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以南京为例，全城居民分别被编入男女馆，改穿天朝服饰。其中，男子一律以红巾扎额，因红巾不敷使用，一时竟出现了“制巾不及裹红布，觅布不及裹红纸”（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的场面。但在鞭长莫及的偏远乡村，人们的服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总之，服饰改变与否此时已成为反映人们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远远超出了民俗或时尚的范畴。置身于变幻莫测的时局，一般民众颇感无所适从。迫于清政府的淫威，人们一旦脱离太平天国辖境，均想方设法剃发换衣，以免遭杀身之祸。

依据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太平天国还对民间婚丧习俗进行了改革。

首就婚娶仪式而言，~~是缘~~在刊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总要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不过，婚姻起初仅是首义诸王才享有的特权，且后者实行的是多妻制。至于军中和民间，则普遍推行男女分馆制度，取消了家庭，即便是夫妻也不得同宿。直到次年秋，太平天国才被迫在一片怨嗟声中恢复了京城的家庭生活，后又专门设立婚娶官，负责审批龙凤合挥。“合挥”类似于今天的结婚证书，上面盖有龙凤大印，并摒弃了吉凶八字等内容。由于时局动荡，民间大多匆匆迎娶，草草举办；不少沿用旧式婚礼的民人通常在夜深人静后闭门行礼。到了后期，个别地方的太平军已经允许民间仍按旧俗婚娶；一些首领甚至入乡随俗，托媒人、送聘金，以鼓乐彩旗迎娶当地民女。

丧葬习俗方面，太平天国将官兵阵亡或病故解释为“升天”，是

随天父到大天堂享万年之福 ,宣布人死“ 是好事 ,不准哭泣 ” ;“ 俱不准照凡情歪例 ,私用棺木 ,以锦被绸缎包埋便是 ” (张德坚《贼情汇纂》)。天王洪秀全便身体力行 ,生前并没有营造陵寝 ,死后也未沿用梓宫 ,而是以绣龙黄袍裹尸 ,就地安葬在天朝宫殿的御林苑。当时 ,由于战争、瘟疫、饥馑、蝗灾、地震等因素 ,民间非自然死亡人数激增。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 ,棺葬死者 ,使其入土为安 ,这往往被生者视为血亲人伦意义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 ,尽管太平天国三令五申 ,但只要条件许可 ,民间依然暗地里实行棺葬。后期在苏浙一些地方 ,棺葬之风更是盛行一时 ,导致棺价暴涨 ,设醮超度亡灵之类的旧俗也随之死灰复燃。

(二)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 ,太平天国还厉行查禁烟、酒、赌、嫖等恶习陋俗。洪秀全、洪仁玕等人均就此提出了不少闪光的思想。

太平天国所禁之烟包括鸦片和黄烟 ,主要针对的是前者。洪秀全早年曾经四次赴广州应试 ,耳闻目睹之下 ,对鸦片深恶痛绝 ,慨叹“ 他若自驱陷阱者 ,炼食洋烟最颠狂 ;如今多少英雄汉 ,多被烟枪自打伤 ” (《原道救世歌》)。后来 ,他又把吸食鸦片者划为“ 生妖 ” ,正告“ 吹去吹来吹不饱 ,如何咁蠢变生妖 !戒烟病死甚诛死 ,脱鬼成人到底高 ” (《劝人戒鸦片烟诏》)。在定都初期颁布的一道告示中 ,太平天国力倡“ 革除恶习 ,禁遏浇风 ” ,强调“ 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 ,吸食成瘾 ,病入膏肓 ,不可救药。黄烟有伤唇体 ,无补饥渴 ,且属妖魔恶习 ” (《国宗韦石诰谕》)。在认识上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太平军禁律规定 :“ 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 ” “ 凡吃黄烟者 ,初犯责打一百 ,枷一个礼拜 ;再犯责打一千 ,枷三个礼拜 ;三犯斩首不留 ” (张德坚《贼情汇纂》)。当时 ,清政府的八旗、绿营兵贪吸鸦片成风 ,所以时人有“ 吸烟未了又熬烟 ,烟鬼满营烟满天 ”一说 ,并以“ 手乍持枪头已悬 ”为例 ,赞叹太平军法令森严 (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不过 ,违禁现象在太平军中并未完全消失。一些官兵为此还专

门使用隐语,称烟筒为“长龙”,旱烟为“红粉”。到了后期,吸食鸦片之风迅速蔓延,京外的不少官员几乎已是公开化。民间的情形与此相仿,前后期反差很大,尤其是那些重新被清军控制的地区。^[1]咸丰年末,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镇江焦山附近碰见两个瘾君子,得知他们每天通常仅挣 100 文钱,但却花费 1000 文钱来吸鸦片。

清人嗜酒。随着社会风尚从俭朴日趋奢侈,每逢过节或操办寿诞婚娶之事,民间酒池肉林,宴饮成风。这种讲究排场和互相攀比的风气使不少寻常家庭不堪重负,对酒的过度消费也使得粮食问题愈形严重。洪秀全滴酒不沾。他从王朝兴衰的角度剖析了嗜酒的弊端,敦告“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就此正式颁布了禁酒令,规定“凡聚集饮酒,私议军事,巡查拿获,一概全斩”(张德坚《贼情汇纂》)。

不过,喝酒滋事的现象在早期远没有绝迹,一些地位显赫之人更是明知故犯。^[2]咸丰二年春,东王杨秀清为此重申禁酒令,强调“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严申“重究严禁以后,如再有饮酒者,定即斩首不留”(《东王禁酒诰谕》)。相比之下,天京的执行情况较为理想,京外则越到后期越失控。例如,浙江秀水县陡门卡某首领在举办婚礼时,居然办酒 100 余桌,十分铺张。太平军自身尚且如此,民间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赌博是清代社会的一大顽症,无论童叟贫富,嗜赌成性者大有人在,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社会问题。赌法主要有押宝、推牌九、叶子戏等。洪秀全认为赌博是“暗刀杀人心不良”,敦告“无所不为因赌起,英雄何苦陷迷乡。不义之财鸩止渴,士农工商耐久长”(《原道救世歌》),将其利害关系分析得鞭辟入里。他还将赌博定性为触犯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太平军禁律也规定:“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与前期令行禁止相比,赌博之风后期在太平军中逐渐抬头,某些地方甚至已经处于半合法化的状态。无锡一带的太平军便时兴“扛子宝”的赌法。聚赌时,挑选两枚乾隆年间的青钱,旋转后用碗盖上,或字或背,猜中者获胜。

在苏南民间,由于枪船的存在,赌博恶习更是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所谓“枪船”,指啸聚于太湖和内河水面上的当地地痞恶棍的小船,因船上配有枪支而得名。这些枪匪聚党数千,昼夜开设赌场,甚至杀人越货,与清军暗中勾结。正是由于枪匪肆虐,太湖流域一时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在一些小镇的内河沿岸,赌场、烟铺、妓船、酒坊、茶馆、戏棚鳞次栉比,异常喧闹,民间赌风大作。为了铲除这一隐患,同治元年 7 月间,忠王李秀成部太平军重拳出击,在太湖流域围剿枪匪,致使“赌匪逃匿净尽,各镇各乡无枪船踪迹”。寒士沈梓就此由衷地感叹说:“余生三十余年,目不见赌,独有此时。窃叹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不逮也。”(《避寇日记》)

取缔娼妓也是太平天国严厉推行的法令之一。当时,频繁的战事使无数家庭颠沛流离,不少年轻女子走投无路,被迫沦落烟花。一些乡绅富户颓废消沉,以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现实。在此背景下,卖淫嫖娼之风日盛一日。尤其是在太湖流域,有枪船的地方必定就有妓船。早在定都初期,太平天国就颁布过取缔娼妓的法令,强调“一夫一妇,理所宜然”,严申“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国宗韦石海谕》)。在太平天国实际控制区域,几乎见不到娼妓的踪影,故时人有“莫道桑间旧染渐,烟花禁令却森严”(陈庆甲《金陵纪事诗》)一说。太平军兜剿枪匪后,江南水乡的娼妓活动也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后期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思想开通,见识过人,曾就杜绝恶习陋俗一事提出了新的思路 and 方案。

在《资政新篇》一书中,洪仁玕所憧憬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改造人心风俗因而成为该施政纲领的主题之一。他列举了民间的种种不良风习,诸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等等,认为这些“皆小人骄奢之习”。他还从社会习尚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落后于欧美的原因,认为西方国家讲求时务,崇尚科技,因而国力强盛;而中国则专事浮文,骄奢之习盛行,遂导致邦势不振。为了顺利地移风易俗,洪仁玕在该书“法

法类”部分草拟了十余条针对性的法例,包括禁止溺婴、买卖奴婢等;其中的一些具体主张,诸如屋宇之制不得执信风水,为发展近代工矿业革除阴阳八煞之谬等,均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三)

晚清时期所流行的风俗习惯带有鲜明的两重性,既不乏极富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健康向上的内容,同时又有大量愚昧丑陋的成分,而后者通常是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社会变革与改良习俗密不可分。太平天国力图扭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厉行查禁烟、酒、赌、娼妓、缠足等恶习陋俗,无疑值得大书特书。至于其他一些举措,诸如严禁偶像崇拜,取缔旧的岁时、婚丧习俗,服饰改革,尽管蕴涵着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意义,但大多过于激进,弄巧成拙。太平天国改良社会风习的另一局限性在于,他们在对陈规陋俗进行猛烈冲击的同时,却又沿袭了不少旧的礼俗,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例如,早在建元之初,太平天国便颁布《太平礼制》,厘定了对各级官员及其子女、妻室、亲戚的称呼制度,极为繁琐。

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举措之所以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忠王率部挺进苏南后,众多倒戈的清军和游民加入了太平军,导致军纪日渐松弛,局面失控。此外,随着后期官场萎靡风气的蔓延,不少官员执法不力,甚至以身试法,也使得相关法令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社会风习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难免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但又并不完全为其所左右。太平天国的相关法令与民俗原本就格格不入,加上所采取的手段过于简单粗暴,遂使民间反响寥落。人们大多迫于高压勉强听命或敷衍了事,并没有心悦诚服地予以接受,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民间社会生活便又基本上恢复了原貌。

漫谈太平天国的文学

□赵慎修

我虽然依例写下这么个题目,但我的本意却是想说太平天国并没有寻常意义上的文坛和文学。

一、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我们不妨先看看太平天国在执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

全面禁书与删书。太平天国曾发布过一道禁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①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②雪这是全面禁书的命令。其后杨秀清曾假托天父宣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③张德坚《贼情汇纂》^④雪这意味着儒家经典的部分开禁。随后,便在天京设立了删书局,专门从事对“四书”和“五经”的删改出版。这样在太平天国辖区内,从法律意义上说只有两类合法读物:一类是太平天国新编的,如《旨准颁行诏书》中的**四种**,这是钦定的,必读的;一类是经过官方删改的“四书”和“五经”。此外的一切都是非法出版物。

全面禁戏。关于太平天国的禁戏原因,当仍然出自其宗教政策,它认为凡与其上帝说相悖者概当取缔。其证据一见于洪秀全的一道诏书的取缔清单。这张清单把取缔对象分为“生妖”与“死妖”两大类。所谓“生妖”,包括“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⑤。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第**一五八页**雪这其中的第五项指戏剧,第十四项指演

员。禁戏的证据之二见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编》。在这部文献中，洪仁玕两次把演戏与迷信活动等量齐观，宣称戏剧活动无益于社会民生，有碍于崇拜天帝，建议天王予以取缔，天王批示表示赞同。其后，洪仁玕又在《禁拜泥木偶像》一诗中说“演戏修斋翻变祸，伤财废事定招贫。不如悔改崇天帝，返本寻源理至真”。在《论财帛》一文又说：“演戏修斋不惜大舍金钱，何其愚也。”洪仁玕的这一诗一文见于他的《军次实录》，经天王批准后改名为《钦定军次实录》，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无疑具有最高权威性。由此可证，太平天国在法律的意义上是禁戏的。

猿禁止人物画。在基督教《圣经》的“十诫”中有不准制作上帝及一切形象的戒条。由此，洪秀全就说“上帝最恼是偶像，爷像不准世人望”^①。天王手批《雪西方许多国家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但照样有精美的油画、雕塑等艺术，人与物的形象俱有。而洪秀全则不然，他是把这一宗教训诫当作国策，在绘画、雕塑中不准出现任何人与神的形象。他起事之初的捣毁神像及太平军所到之处的捣毁一切神像都是由此而来。江苏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太平天国艺术》一书，是现存太平天国美术作品的集大成之书。其中收壁画、彩画和版画共四幅，可画有人物的仅有一幅。这一幅画据罗尔纲考证，系刚刚加入太平军的广东天地会所为，所以才不合太平天国的规矩。另有两幅画当画人物而未画，更可证太平天国的规矩之严。一幅是《临江望楼》，画面上不仅有临江而立的望楼，江中且有巡逻的战船，但惟独没有一个人。另一幅是《英雄会》。画面上但见树上一只鸚鵡，树下一只黑熊，上下作相向欲语状。看画可知作者的原意当是表现英雄相会，但碍清规戒律只好舍人而取动物的谐音了。

源排斥民歌。洪秀全本由捣毁神像起家，他的这一行动也一向被誉为革命壮举。其实除了除偶像以迎合拜上帝教之外，还有一个反对男女自由恋爱与民歌互答的动机在内。试举二例说明。一是捣毁六窠庙。据洪秀全说，六窠庙之二仙原系两个青年男女；当初二人在此山和歌，苟合而死，后人传闻得道，故立像祭祀”。可洪秀全却认为他们“淫奔苟合，天所必诛”，并由此推而广之：“乃悟广西淫乱，

男女和歌 ,禽兽不如 ,皆由此等妖倡焉”。于是乎他便捣毁神像 ,而且题诗痛骂 :“满珊穴 ,雪类归禽兽 ,到处男歌和女歌。”二是捣毁甘庙。这甘庙之神的原型是一位擅长情歌的男青年 ,死后被人附会成神并立庙祭祀。洪秀全和冯云山捣毁此庙时曾给此神定下十大罪状 ,其中九条皆为不实之词 ,只有“欢悦妇女唱邪歌”、“诱吾弟妹乐歌谣”当系实情。广西向称民歌之乡 ,这二庙正在广西。对此 ,历代王朝并不加干预 ,惟独洪秀全视同蛇蝎。洪秀全等捣毁这二庙本在金田起义之前 ,但他后来却又编成故事编入《太平天日》,刊入《旨准颁行诏书》,这就具有了太平天国的国策的意义了。

即使只此四项也似可说明 ,没有一个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的政权便不会实行这样的文化政策 ,而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的文学又当会怎样呢芽

二、太平天国的诗歌

如果依常情而论 ,可以说太平天国无传世之诗 ;但如果仅就形而论 ,太平天国则又无处不诗。

就事论事 ,太平天国的诗坛又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是只有国家诗坛而无平民诗坛。洪秀全一向惯于使用歌谣形式 ,动辄题诗。影响所及 ,天朝的命令、布告、诏书等无处不诗 ,但却不见民间之诗、文人之诗。

第二、只有“性理”之诗。太平天国的诗坛何以如此芽恰有洪仁玕的一段言论可供咀嚼。他在《军次实录》中写道 :“本军师于军次中案筐内 ,每见诗卷多是吟花咏柳 ,偶披览之 ,即与怀肠相悖 ,乃急吟此以洗之。”为此他写了下面两首诗 :“诗家多大话 ,读者喜荒唐 ;花柳轻浮句 ,偏私浅嫩肠。”熏陶成僻行 ,习惯变庸常。学业精于勤 ,勉哉性理章。选这真是空前绝后的诗学 ,这就是太平天国独特的“性理”诗学选

现在就按照这样的诗学标准来看看太平天国的几部诗集。

一曰《十全大吉诗》,本名《天父上帝言题皇诏》,被列为《旨准颁行诏书》的第一部。诗共十首 ,大体是按照谶语、字谜的形式编制而

成。如第一首云：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这“三星共照”依拆字法应是“洪”字；禾王作主”应是“秀”字取其上，“全”字取其下的结合，其意是告诉人们洪秀王当为天王之意。其他诗也都是告诉人们洪秀全是奉天而降的救世主，功名富贵自有天定，真心敬天则可以得到金银财宝。

二曰《天父诗》，共五百首，大部分是洪秀全所作。虽名为诗，实则是洪氏给他的后妃们制定的言行守则和惩治条例。洪秀全正月廿八，太平军占领南京前的十几天，洪秀全曾发布过一道整顿后宫的诏书，严令凡臣下议论后妃姓名和名次的要杀，臣下敢于偷看后妃者要杀，宫廷内外互相传言者要杀。这《天父诗》对于后妃们如何坐卧，如何吃喝穿戴、弹琴洗涤、打扇理茶，如何说话，以至灵魂应当如何忠诚等都作了详细而苛察的规定。他对后妃们以生为后妃死则升天堂相诱惑，以五马分尸沦落地狱相威胁。如“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内言内字不准出，敢言外出五马分，外言外字不准入，敢言入内罪同伦。”就是其中的一首。对于这样的诗，洪秀全规定后妃们须集体轮流诵读，每人每天须读一首。

三曰《天命诏旨书》。这其中有文但也有“命令诗”、“布告诗”。洪秀全年在广西时洪秀全曾发过一道战争的诏令，全文如下：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钦此。”两军对垒，为了战胜敌人可以无所不用。

四曰《幼学诗》。这是儿童启蒙诗读本，总该有几分循循然善诱人的味道吧，但看其题目却是“敬上帝、敬耶稣、敬肉亲、朝廷、君道、臣道、家庭、父母……”看其诗，如《朝廷》一诗写道：“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道违。”竟然是杀气腾腾选

五曰《天条书》。每条之后都有诗一首，无非是劝诫人们敬奉上帝，安分守己，如“安贫守分不宜偷，劫抢横行最下流。暴寒人民还自

害 ,英雄何不早回头 选 皇天上帝是真神 ,朝朝夕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 ,切莫鬼迷昧性真 ’等 ,都是劝诫人们尊奉神权与皇权的。

六曰《天情道理书》,其中有诗五十首 ,是东王指令一些人为教导众兄弟姊妹“去邪从正 ,返朴还淳 ,修炼成人 ,同归真道 ”而写。其诗如《果然识天敬天》云“倾心同是太平臣 ,信我群僚认道真。立志顶天酬天德 ,存心报国答真神。权能赫赫咸知感 ,凭据昭昭尽被恩。夕惕朝乾虔服事 ,定邀锡嘏戴深仁 ”。说教气息依然如此浓重 ,只是增加了一些文言词汇而已。

七曰《钦定军次实录》。这是洪仁玕的诗文集 ,存诗十八首 ,其中的《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云“志在生灵愿未酬 ,七旬苗格策难侔。足跟踏破山云路 ,眼底空悬海月秋。意马不辞天地阔 ,心猿常与古今愁。斯民官长谁堪任 ,徒使企予叹白头 选《谕民》云“庐居暂借作王居 ,寄谕我王别夏夷。中国纲常如未坠 ,军师安肯运军机 选这在太平天国的诗歌中应属上乘之作 选

三、太平天国的散文

太平天国的散文面貌一如其诗 ,它只有来自官方的檄文、文布之类的应用文体 ,只有论证王权神圣天王英明的议论文 ,而决无自出机杼独抒性灵的艺术散文。

可谁能料到《钦定军次实录》中一篇由洪仁玕领衔发布的文告竟荣膺了提倡现实主义的不虞之誉。这篇文告相沿称之为《戒浮文巧言谕》,只因为其中有“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去伪存真”、“去浮存实”等字样 ,人们便给予了它随意的解释。其实 ,它所谓的文 ,按照文告自身的解释 ,不过是指“本章稟奏以及文移书启 ”,即今之所谓请示报告、公文、书信等。它所谓的“文以纪实 ”,按照文告本身的要求 ,只是如下两条 :即第一 ,要在每篇公文的开头“首要认识天恩、主恩、东、西王恩 ”,第二 ,公文“要实叙其事 ,从某年月日而来 ,从何地 ,何人证据 ,一一叙明 ”。如此而已 ,与文学何干 选它所谓的“浮词 ”,是指凡给天王的奏章不准使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 ”,祝寿不得使用“鹤算龟年、岳降嵩生 ”之类 ,但它同时却

又规定任何文章一律要首先称谢天恩、天王之恩以及东王、西王之恩。这本是公文中的套话，只不过各有其规罢了，与文学何干芽

太平天国早期以杨秀清与萧朝贵名义发布的三篇讨清檄文值得称道，其中被称为《奉天讨胡檄》列举清政府十大罪状，激昂慷慨，颇有激励人心的字句，如指责清政府“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等。

太平天国后期的讨清檄文以洪仁玕的两篇《诛妖檄文》为代表。以洪氏的两篇与杨、萧的三篇相比较，后者的民族意识有所增强，宗教意识有所减弱，如前期檄文中的“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洪仁玕则改为“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这是洪仁玕的高明之处。

一般来说，太平天国的文风有空洞浮夸之弊，试以以下三部文集为例略作说明。

第一部是《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军于 1853 年 2 月占领南京，固然是军事上的一大胜利，但清廷的统治并未动摇，更何况十几天之后清军的向荣所部即尾随而至，并于南京之南侧建立江南大营，对太平天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了严重威胁。按照当时的客观形势，洪秀全本不当急于建都南京，更不应当大兴土木营造宫庭，可洪秀全却偏偏于此时决定定都于此。这部文集就是为了论证这一决策的命题作文。试想，如果此等事发生在前此的其他王朝恐怕难免会有一番争辩，但收入此集的四十一篇文章却全是清一色的歌功颂德的文字，绝无一点异样的声音，诸如天王“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恩覃普宇，德遍要荒，遐迩壹体，率滨归王”；“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有德有人，有土有财，无远不届”；“东无不荡，西无不除，南征无弗顺，北伐无敢违，信乎妖魔灭残，万国咸钦，上帝基宇大定，寸土皆属天朝矣”等，无处不是阿谀奉承的空话。

第二部是《贬妖穴为罪隶论》。此集的本事如下，即太平天国定